

紫槐花

□ 郎妍

当我站在飘满槐花香的山林中时，以为是站在江南。只是这里不是江南，而是北方再平常不过的一座山林。山林里长着很多茂密的槐树，开着俏丽娇艳的紫色花瓣，像一串串“灯笼坠儿”，又像一只只娇小的荷包，一簇簇地挂在枝头。清幽的香味飘散在林中，引来蜂吟蝶舞。迷人的紫槐花，使一座高昂、素朴的山娇俏、婉约地伫立在面前。

我是第一次看到紫槐花。一棵两棵、三棵、四棵，高的、矮的、粗的、细的……它们参差不齐又铺天盖地地长满一片山峦，开满一片山坡，给山峦穿上紫色的霞衣，仿佛顷刻间，一片山就被霞光浸染和包围着，一圈圈的紫色光环，罩在山峦的上空，在阳光的辉映下，閃耀璀璨夺目的光芒，也把温热的夏天熏得昏昏欲醉。

轻轻地靠近，仔仔细细地观察它，每棵槐树无论大的小的高的矮的，几乎都缀满了一簇簇花朵，每一簇又似按部就班，茂密丛生，一簇有几十瓣，甚至有几百瓣，像一个和谐的家庭，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都不懒惰，都在努力，兄弟姐妹团结一心，向下伸展，模样差不多，身材差不多，扎的蝴蝶结也差不多。我相信它们每一瓣都有自己的思想，有自己的芬芳，也有自己的宿命。它们开满一季，不顾前程，不顾生死，奋力朝下，仿佛在生的那一刻起，就做好了时刻与大地殉情的准备。这一幕，让来至山坡的人怎能不动容呢！

面对满山的紫槐花，绚烂间，心绪夹杂了一点点哀伤，像看到自己未知及衰老的命运。“蝉发一声时，槐花带两枝。只应催我老，兼遣报君知。白发生头速，青云入手迟。无过一杯酒，相劝数开眉。”偶尔掠过的几声蝉叫，把诗人的槐花赋也引将出来，不免伤怀。

其实，这片山林不止有紫色的槐树花，还有山里红花、野枣子花、零零星星的白色槐树花、菜花……在春末夏初之际，使尽浑身解数，在山林间争艳。不过，紫槐花尤为特别。

很多花盛开时会骄傲地挺胸抬头、昂扬向上，充分展示娇艳艳丽的外表。槐花却显得低调羞涩，有根枝条有片绿叶的托衬，就能羞答答地开起来，没有豪言壮语，不够千娇百媚，像羞涩的少女，一片红霞的映衬，一枚“灯笼坠”的挂饰，就尽显万千风情。人美，在可爱，在优雅；花美，在姿态，在韵味。紫槐花的羞涩的味道，恰能表达它的韵味无穷的魅力。

我们在花间驻足了许久。嗅槐花的香气，拍照留念，品赏山间花草，享受拥抱自然、徜徉自然的惬意的滋味。一位友人折来几根细矮的枝条，编成一顶草帽，在帽檐插几朵槐花，戴在头顶，然后，摆几下POSE，逗大家笑一笑。那情境，只有和几个知己离开城市的人群，来至安静的一隅，可以做到如此放松无羁吧。

每种花草都有它独有的气味、独有的姿态、独有的形状。它们长在丛林、溪旁、梯田、坝埂，点缀着自然，点缀着四季，芬芳着我们的生活。

妈妈的眼泪

□ 毕宝魁

到怎么了，就问：“怎么了？宝魁”我实在忍不住，眼泪出来了，说：“妈，我不去了，我不念了。”但并没有说明理由。说完，心里轻松了，抬头看着妈妈的反应，期待妈妈的同意。

妈妈没有吱声，茫然地看着自己儿子的眼泪，仿佛不认识我了。这时，我全神贯注观察着妈妈表情的变化，只见妈妈的眼睛湿润，嘴角微动，极其伤心痛苦，两个比豆粒还大的眼泪从两个眼角缓缓溢出，然后妈妈无奈地轻声说：“孩子！还是念吧！不念书你就没有任何出路了。不能总这样，听妈的话，去吧！”不是命令，是恳求。

我第一次看见妈妈掉泪，好像忽然悟到了什么。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已失学两年，妈妈没有难过。为什么我刚刚提出不念书，妈妈就伤心成这个样子？我似乎悟到了妈妈的深心：妈妈对我希望太大，她看出我有念书的潜能，不念书实在太可惜，不念书便没有任何出路。我是听话的孩子，又基于这样的认识，于是擦干眼泪，背起书包一个人毅然爬上东岭，回头看看在院子里眺望自己的妈妈，转过身忍住含着的眼泪，坚定地由学校走去。

从此，尽管一天课都没有上，我依旧坚持念下去。直到1968年9月初，学校通知，我们就毕业了，要响应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

这次是想念书也不可能了。当年我仅十六岁，自己可能没有什么感觉，因所有的同学都一样，便没有什么不平衡，但我妈妈的心里一定是冰凉冰凉的。

由于小学的另一两名同学已干活三

年，本来就都比我大一岁还多，人家已是成劳力，我只能挣七成工，算是半拉子，好像有点前途的人便成为最没有前途的弱势了。于是年末时，我便主动要求放牛。当时的政策是牛信、羊信都是八成五，即普通劳力挣10分时，我们是8.5分。由于全年出勤，阴雨天也要放牛喂牛，也挣工分，故全年总的分数和普通劳力差不多。这样，来年我便成了牛信。

这年的正月十一开始，常年患病的妈妈再也起不来了。四月十六的中午，我放牛回来，把牛圈穿穿好，楔子打紧，便急忙进屋。忽见妈妈表情异常，平时跪着难以伸直的双腿伸开，张口喘气而且越来越微弱。这时十一点刚过，下地的人还没有下班。家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急忙叫：“妈——妈——”，妈妈没有回答，气息越来越弱，最后一口气缓缓呼出后就再也没有吸气。口微微开着。我知道，妈妈死了。急忙喊东屋的二大娘，邻居也来了几个。按照她们的指挥，我搬来高高的梯子，搭在西面的房山墙上，登上去，向着西方大喊三声：“妈妈——，西方大路——”第三声时，已沙哑而泣不成声。

那一天公历是5月31日，妈妈虚岁才五十啊！足有半个月，我就像丢了魂一样，每天赶着大小14头牛，绕很大的圈来到妈妈的坟前陪伴妈妈，怕妈妈孤单，站在妈妈的坟前一个劲儿地流泪，但妈妈再也不知道了，再也不能告诉我什么了。足有半个月，足有半个月，都是这样度过的。

一天的某一瞬间，我忽然想明白了：



河之韵(油画) 孔凡平

万 泉

尘世白描

我永远也不能忘怀的是妈妈的两滴眼泪。

那是我读初中时，学校几个月也不上课，但希望还在，故总是盼望复课。但这一天却遥遥无期，而我又受到了平生最严重的人格侮辱。那是1967年夏天，具体哪天忘记了。我在铁岭七中一年一班读书，教室里里外外都是大字报。校领导的最多，再就是几名老师的。一天午饭后走进教室，忽然看到在不起眼的地方居然有我的名字，仔细看，写的是：“走白专道路的修正主义苗子毕宝魁回家造他爹妈的反去！”

字写得极其难看，其实我一眼就看出是谁写的，只是一直不愿意说破。因我当时的学习成绩好，作文被讲评，考试成绩排名总是第一，便被一些出身好的同学嫉妒，我心里也有觉察，但那也不是我的错啊！如此攻击并定性的语言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，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。现在想一想，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来说，这真是很大的摧残和打击。但我没有抗议，也没有哭，保持了沉默。晚饭后，那张大字报就不见了。

那时我们住宿生是每周回家一次，我依旧是挨到周六下午，徒步三个多小时爬山越岭回到小小的榆柏沟。

周日下午，母亲给我准备好上学的东西，炒了一罐头瓶咸菜。但我实在不想再念书了，不但学不到知识，还受歧视，连去大串联的资格都没有。这种委屈不愿意让妈妈知道，也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，回家便没有说。

妈妈见我磨磨蹭蹭不动弹，就催促我：“快走吧！再晚到学校就赶不上吃晚饭了。”我还是不动弹，妈妈似乎觉察

大作小误

□ 曾古

有道是人非圣贤，稍不留神，疏漏就在所难免。比如，这位德高望重名满天下的百岁老学者，有时也会有百密一疏，其大作《语文阅读》中有言，“《吕氏春秋》说，子夏听到人家读《史记》……”

这话禁不住推敲。
《吕氏春秋》是由秦国丞相吕不韦

(卒于公元前235年)组织编纂，成书于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之前。子夏(公元前507年—公元前420年)是孔子的学生。而《史记》是西汉人司马迁的纪传体史学巨著。按年代，吕不韦和子夏都不可能见到后世才有的《史记》。此关公战秦琼之错，估计是老先生误把《左传》《国策》之类信笔说成《史记》了。

献给母亲的歌

□ 汤 扬

母亲，我是你心中的小溪
你是我人生的发源地

这小溪荡漾着你疼爱的目光
你期盼的心曲
你辛勤的汗水
你思念的泪滴

母亲，我是你心中的小溪

你是我人生的原动力

这小溪流淌着我童年的笑脸
我青春的朝气
我赤子的孝心
我人生的花絮

母亲，不管我流到哪儿呀
都是你心中流不尽的欢喜



明朝的皇帝

作者：高阳
中国画报出版社 16

见了建文帝，伏地叩头，口称“万岁”，说是太祖托梦，命他在此等候，一起上了船到太平门登岸，在神乐观暂住。不久“应能”“贤”他们也到了，出亡的一共是二十二人。

上述的说法，如“托梦”云云，一望而知是胡说。但建文帝做过和尚，在西南一带有其形迹，实无可疑；同时我们也可以相信，最后胡也见到了建文帝，《明史·胡传》说他在永乐十七年复出巡江、浙、湖、湘，二十一年还朝，其时成祖亲征在外，于是“驰谒帝于宣府。帝已就寐，闻至，急起召入。悉以所闻对，漏下四鼓乃去。先未至，传言建文帝蹈海去，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，至是疑始释”。孟心史先生就此下断语：“还朝必赴赴宣府行在，为有确讯可报也。帝已寐而急起召入，为知此来必有所报，而不能复稍延也。所云

‘至是疑始释’，必已得建文之确实表示，不与争国，而后心乃安也。……观入对至漏下四鼓乃出，则其语必甚曲折，非得建文帝有若何死亡之讯一言而乞者可比；殆必曲传建文甘心让国之意，能使猜忌之文皇亦听而自安。”

二十七、老和尚突然自首
孟心史先生的话是非常正确的论断。于此我们看出，明初百姓的故主之思是如何强烈，以及这一份民心对成祖的威胁是如何严重。因为有那么强烈的故主之思，才会有那么多神秘的传说，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，事实上胡虽是秘密查访，而各省地方大吏，必已奉到密旨，对于胡的任务应予以全力支持，这样就等于动员了全国性的官方力量，大搜在外形上有特征、易于辨识的建文帝，亘二十年之久，始得一面，其间随处得到百姓的掩护的情形，可想而知。受传统伦理观念支配的百姓，特别是农民，内心深处都有单纯而强烈的正义感，厌恶以诡谲手段篡窃政权的任何人，如果不是一方面建文帝出亡以后无所作为，一方面成祖的施政骤然可观，则明朝的帝系，是否能由燕府一系保持，大成疑问。

关于胡的任务以及宣府复命以后成祖始“听而自安”，这要后世方始明了，在当时是不可能为民间所知的。以后还有这样一个故事：在英宗正统六年，有个老和尚突然去见广西思恩州知州，大声说道：

“我就是建文帝。”
这位“建文帝”自称年已九十，死后想归葬在孝陵旁边，所以自首。御史问他，建文帝生在洪武十年，应该只有六十四岁，怎么说是九十余？于是审出实情，这个和尚名叫杨应祥，自然论死下狱。而另有一说，当时曾由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去辨认真相。“建文帝”问道：“你不是吴亮吗？”吴亮不承认，于是“建文帝”又说：“我记得有一次御便殿进膳，是你‘尚食’，我正吃子鹅，丢了一片在地上，说赏你吃；你手上拿着酒壶，跪在地上，学狗的样子，把那片片子鹅舐了吃掉了。你难道不记得这件事？”吴亮一听这话，伏地大哭；建文帝左脚趾上有黑痣，吴亮求证以后，捧着“建文帝”的脚又哭。但复旨既不能说真，又不忍说假，左右为难，只好上吊自杀。而“建文帝”则终被“迎入西内”。

这个说法，被谷应泰收入《明史纪事本末》，描写相当生动，而实为不经之谈。

二十八、清修《明史》的争议
终明之世，对于建文帝未死而亡，殆成定论，而钱牧斋于此在官史中显有抵牾的一大事，更煞费苦心，于不悖事实的原则下，为成祖开脱。他替山东赵士喆的《建文年谱》作序，说“唯是文皇帝之心事，与让皇帝之心事，三百年臣子，未有能掇扬万一者”，因而他表而出之。“让皇帝”为南明对建文所上的尊号，肯定其“逊国”，他的“至德”不需赘述。

连载

编辑 盖云飞

责任编辑 于勤
电话 22690171

而是比较冷静地一笔一笔将调准了的油色摆在画布上，或用刮刀代笔，讲究笔触的细致效果。

徐悲鸿的素描与油画写生，都善于在暗部寻找色彩的微妙变化，都强调技巧的表现，而不是技术的处理。

在油画技法上，他喜欢鲁本斯、伦勃朗、委拉斯贵支，也喜欢浪漫主义的德拉克洛瓦、写实主义的库尔贝，对印象派的色彩很热衷。但是徐悲鸿的油画又谁的都不像，就是他自己的特点。他主张多画勤练、熟能生巧，除了室外写生画景物外，室内作业更不能放弃。不可能总有模特儿画，他就想办法去画亲友，实在找不到可画的对象就画自己一自己是最忠实的模特儿。这就是我们看到徐悲鸿大量自画像的原因了。这说明他太用功，太抓紧时间练本领。他是只要有就会画，决不放松。

在徐悲鸿的教育下，学生们都知道以自画像补充模特儿的不足，就是说课堂上画模特儿的课，就是画自画像。教室里都准备了大镜子，但学生多，不够用，因此，学生们又大都自备一面小镜子挂在床头，闲下来时就照着镜子画自己。

徐悲鸿的油画写生，包括人物像，很多都属于创作，也就是注入了创作构思的因素，而不是单纯的写生习作。关于他为一些名人、恩人作像，可以说完全属于创作范畴，如《赵夫人像》、《陈散原像》、《坐在躺椅上的少女》、《少妇》（陆运涛夫人）、《廖静文像》和《抚猫的女人》，

徐悲鸿

20

作者：杨先让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等等。

徐悲鸿在法国留学期间的油画创作《睡》《箫声》《蜜月》和《湖畔》等，在技法上，完全有意识掺入了中国的审美情调，笔触细致，色调柔和。他也画《马夫》《狮吼》及《奴隶与狮》等创作练习。这一时期的油画，对徐悲鸿来说是个准备阶段。

徐悲鸿是个艺术家，他爱美。他在回国初期创作的《月夜》等，依然是美的旋律的延续。他本来就是——跃而进入南京、上海的上层社会，家庭、社会、学校都属于一个层面，其生活的环境不能不对自己的创作有所影响。

但是另一面，那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，却渐渐融入他的创作意识。他一面画肖像、写生，一面将主要的精力集中到创作反映民族精神的《田横五百士》和《徯我后》之中，而且幅面之大在中国又是超前的。